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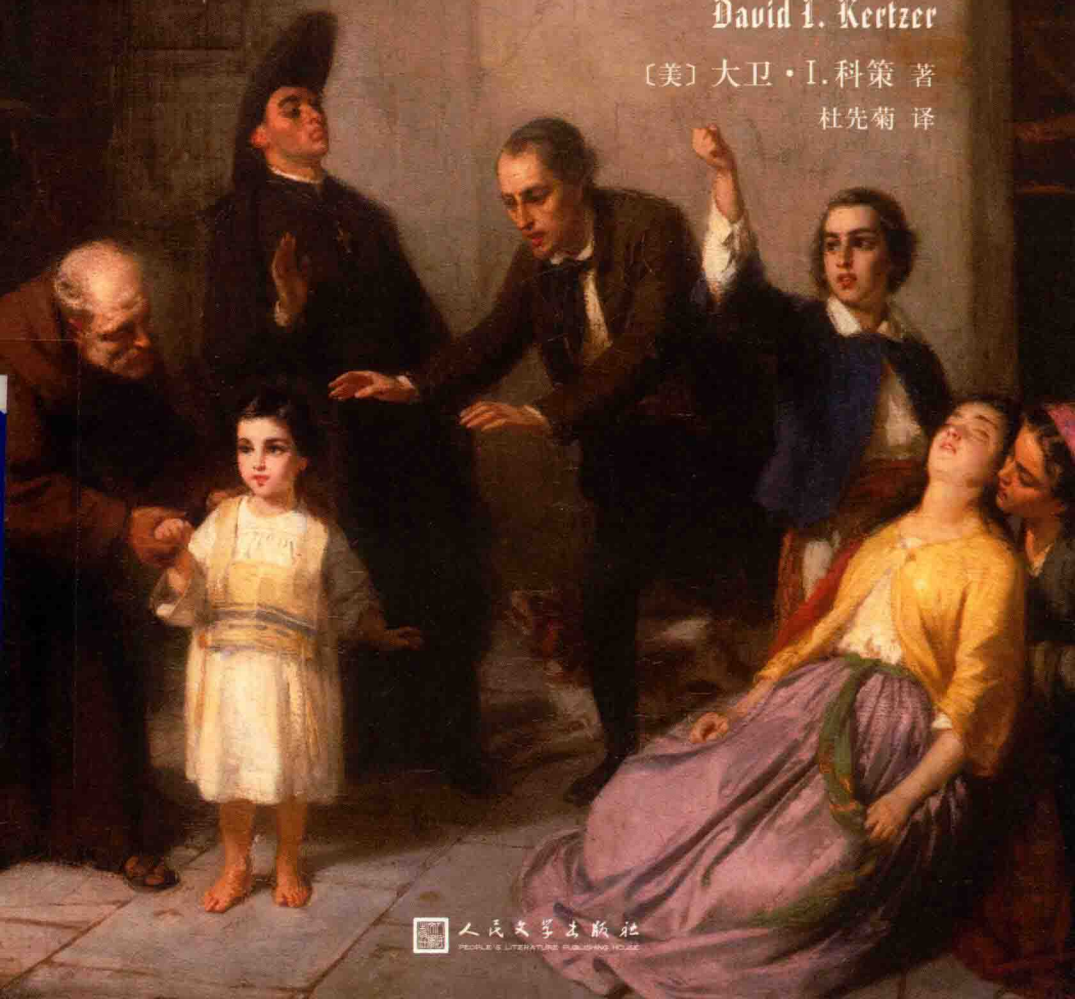
The Kidnapping of Edgardo Mortara

绑架风云

David I. Kertzer

〔美〕大卫·I.科策 著

杜先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he Kidnapping of Edgardo Mortara

绑架风云

David I. Kertzer

〔美〕大卫·I. 科策 著

杜先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5655

David I. Kertzer

The Kidnapping of Edgardo Mortara

Copyright © 1997 by David I. Kertz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绑架风云 / (美) 大卫·I. 科策著; 杜先菊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425-0

I. ①绑… II. ①大… ②杜…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1485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邵莉莉

装帧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25-0

定 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仇必和而解：《绑架风云》引发的沉思

傅有德

文明冲突，向来有之；其中，宗教之间或教派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或惨烈。在人类历史上，因为宗教分歧引发的敌视，争斗和杀戮，举不胜举。

杜先菊博士的新译《绑架风云》，便是描写天主教与犹太教纷争的传奇大作。该书以十九世纪教宗国在与王权的争斗中逐渐败落，直至灭亡为历史背景，细致讲述了一个犹太男孩被暗中洗礼，强行带入天主教慕道之家，其父母为夺回孩子历尽艰辛营救而无果，最后犹太男孩心悦诚服地改宗天主教的故事。作者以宏观叙事描述了教宗与王权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般的沧桑世变、博洛尼亚犹太人的屈辱的境遇，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人物和故事，尤其是犹太男孩、他的父母、教宗、主教、女仆的曲折经历，乃至生活和心理细节。整个故事曲折复杂，起伏跌宕，既真实可信，又富有传奇色彩。该书显示出高超的写作技巧，加之译者妙笔生花，读之，不由得心弦紧扣，一叹再叹，感慨万千，欲罢不能。

故事的主角埃德加多出生在教宗国北部城市博洛尼亚的一个犹太家庭。这个男孩在六岁那年（一八五八年）的夏天，突然被教宗国的警察带走，从此进入一个与犹太“隔都”判然有别的天主教世界。罗

马的修道院、慕道之家、教堂成为他的起居、进出之所；与天主教徒，包括主教、大主教甚至教宗这样的大人物交往，构成了他的生活世界。天主教一方为什么将埃德加多带离犹太家庭？因为一个扑朔迷离的说法称，埃德加多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接受过一个天主教女仆的洗礼，因而成了一个基督徒。天主教教士相信，犹太家庭不会培养出基督教人格，埃德加多的灵魂也无法得到拯救。小埃德加多既然已经受洗而成为基督徒，那么，理所当然要离开犹太家庭和亲属，在天主教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与此相反，埃德加多的家人，以及所有知情的犹太人都认为，犹太人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信仰犹太教也是自然而然的，局外人不得染指。因此，埃德加多不应该被绑架而进入天主教境地。埃德加多被天主教法警带走一事，令其父母遭受失儿之痛，给这个犹太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也干预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应该受到谴责。因此，博洛尼亚、欧洲以及远至美国的犹太舆论，一致要求教宗送还埃德加多。埃德加多的父亲摩莫洛·莫尔塔拉和母亲玛丽安娜为要回儿子想尽千方百计，历经种种挫折、磨难和屈辱。他们能够这样做，除了爱子情切，还因心中坚信：犹太人的儿子应该在犹太家庭里成长，应该成为犹太教信徒，而不应该在慕道家或修道院培养，成为天主教信徒；他的儿子埃德加多不应也不会变成天主教信徒。

犹太家庭和天主教教会争夺犹太男孩埃德加多，表面上看是争夺其身体所属的居所，实际上是在争夺其精神或灵魂的所属的宗教，也是在争夺其犹太人或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当然，造成这一犹太男孩绑架案的根源，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和仇视态度。基

督教——包括天主教相信：犹太人是出卖并弑害耶稣的刽子手，已然被上帝抛弃，从而由“上帝的选民”变成了“弃民”。犹太人只有改宗基督教，才能得到最后的救赎。而按照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是从圣经犹太教衍生出来的异端邪说，是对犹太一神教的背叛；所谓杀死耶稣基督一说，乃是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无端诬陷；犹太人一直是“上帝的选民”，基督教则不是；耶稣是普通的犹太人，绝不是弥赛亚；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等教义是违反理性的无稽之谈。犹太人是一个“不在万民中”的神圣民族，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应该信守与上帝的圣约，遵守犹太教的律法，以此见证上帝的存在，做“外邦人”的光，期待未来真正的弥赛亚降临。由此可见，《绑架风云》这个故事的背后，是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不同。

在一种文明或宗教中，信仰处于结构的深层。信仰不同，人生观和生活实践必然不同。犹太教信仰超越的、无形无相的上帝，接受和奉行上帝启示的摩西律法，自诩为与上帝有约的“特选子民”。基督教信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相信人有“原罪”而不能自救，因此必须信靠耶稣方能得救，即所谓“因信称义”。在生活中，基督教突出的是一个“爱”字——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至于教堂礼仪、教规法则、风俗习惯之不同，盖因两教之信仰有别。信仰既是宗教的根本，故不容轻易改变，因为一旦改变，该宗教的性质就变了。所以，古往今来，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是很难彼此屈就，进而达成妥协与互信的。基督教自诞生之日就想归化犹太人，而犹太人则自古及今反抗基督教，最好的时候，如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也只是“互不干涉内政”，双方并无信仰层面的妥协与融合。若问：“本是同根生，相煎

何太急？”答曰：信仰不同使然。

“二战”以来，基督教之新教率先沉痛反思纳粹大屠杀的悲剧，并开展与犹太人的对话，以实现犹太教与基督教以及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关系的和解。一九六五年结束的天主教“梵二会议”通过了划时代的宣言《我们的时代》，在神学上撇清了耶稣之死与现代犹太人的关系，承认犹太人依然是“上帝的选民”，深刻反省“反犹主义”错误以及纳粹大屠杀的悲剧，并号召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与犹太人开展“兄弟般的”对话，以博得犹太人的谅解，并与之和睦相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善，基本实现了两教信徒的相互尊重，和谐共存。然而，共存并不等于合流。及至今日，犹太教各派依旧不承认基督教的神学教义、教规和基本礼仪。“道不同不相为谋”，可共存而不相害。这可以说是目前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的现实写照。

由此可见，不同的宗教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已经不易；若要彼此整合或融合，便有一方吃掉另一方面的危险，对此，各教无不慎之又慎。现代改革派犹太教可以接受基督教的男女同席而坐，歌咏和管风琴，但从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之类的教义。利玛窦当年穿戴袈裟、儒袍，以示“入乡随俗”，而且以儒学术语讲解天主教，但最终还是落實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上。他以“尊敬”诠释上坟祭祖，在天主教里可算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引起了教内的“公愤”。直到今天，“礼仪之争”依然存在。基督教不同支派各有成规，具体说来，大陆的天主教徒可以祭祖献祭，但不能磕头；基督教（新教）有的地方不能参加葬礼，有的则可以参加葬礼，但不能烧纸磕头。古代国人接受

“胡服骑射”，目的是自我武装；今天，我们穿西服，吃西餐，说洋文，并非一定是在接受西方思想或基督教。这里面有一个文明主体性的问题。费孝通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美好的愿景。其中，“各美其美”易，是常态；“美人之美”难，但可求而得之；“美美与共”更难，可以说“难于上青天”；“世界大同”是理想，虽然遥不可期，但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心向往之可矣。

《绑架风云》中围绕埃德加多发生的故事已然成为过去，但愿类似的故事永远不再发生。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仇恨和冲突已然大大缓和，但愿不会出现反复，而且会日渐向好。然而，冷眼观之，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大致处在“各美其美”的阶段，尽管偶尔也会听到“美人之美”的声音。不过我相信：“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基督教与犹太教反目成仇太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该化解深层次的纷争，多多“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携手并肩走向未来了。

2018年1月30日于济南领秀城

前言

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延续了许多世纪的制度将被清扫而去，亚平宁半岛上，教宗权力和传统势力面对着由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现代工业、科学和商业催生的新一代。旧时代和新时代那些骄傲的战士们警惕地盯着对方，和解无从达成。双方都挥舞着自己的旗帜，吟诵着自己的真理，崇拜着自己的偶像，赞颂着自己的英雄，驳斥着自己的敌人。革命者们梦想着与压抑的现在迥然不同的乌托邦一样的未来；自由派预言着在宪政基础上的新政治秩序的建立；即使是保守主义者，也在担忧旧秩序还能够支撑多久。新的显贵产生了，成为人们阿谀的新对象。在意大利，公国、大公国、波旁王朝、萨伏依王朝以及教宗国互相拼凑，一个民族国家正在诞生，它的国界尚不明确，它的性质也是无从想象的。臣民马上会变成公民。但是，对众多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说，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

就西方而言，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分裂在教宗国的领土内体现得最明显。没有什么别的地方，神权的统治能够这样根深蒂固，能够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如此完善的论证，能够在仪式上得到如此辉煌的演绎。很多个世纪以来，教宗是人间的王子，统治着领土上的臣民。一八五八年时，他的疆域从罗马开始，如新月状蜿蜒绕过托斯卡纳大

公国，一直往东北延伸到北方的博洛尼亚，那是教宗国的第二大城市——这版图与三个半世纪以前大同小异。教宗统治着他的国家，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革命的观念——比如说，认为人们应当选择他们的统治者，他们应当自由地思考他们愿意思考的问题、相信他们选择相信的原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邪恶的，是恶魔的所作所为，是上帝的敌人（比如共济会）的赘生物。世界就是上帝所注定的那样。进步是异端邪说。

尽管一八五八年时教宗国依然存在，却并非毫无损伤地熬过这七十年。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法国士兵涌入亚平宁半岛，教宗国被吞并；几年间，两名教宗被从罗马逐出，狼狈逃亡，教会财产被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填满了拿破仑的钱箱。拿破仑倒台后，教宗庇护七世在一八一四年回到了圣城，教宗国也恢复了，但是，从前显得那么坚不可摧的东西——万物是神圣秩序的产物——现在看来都万分脆弱。到处都有反对教宗世俗权力的阴谋活动，暴动也在发生。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又有一位教宗被迫逃离罗马，这一次是害怕杀气腾腾的暴民。他不得不依赖外国军队来恢复他的统治，保护自己不受那些哗变的臣民的伤害。

这些臣民中就有犹太人，“教宗的犹太人”，尽管他们大多数与哗变无关。犹太人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住在意大利，但是他们却无法摆脱外来者的身份，一直在寻求得到留在自己居住地的特权。他们人数很少，在整个教宗国里也只是一万五千人^①，但他们在神职人员的头脑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在天主教神学中占据着不值得羡慕的核心地位：

① 关于19世纪中叶教宗国国内犹太人的数量，见商业与公共工程部《1853年教宗国人口统计》。

他们杀死了耶稣，他们继续可怜地生存下来，只是作为对信仰者的警醒，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光明，成为真正的宗教的一部分，帮助拯救者尽早重返人间。十六世纪以来，教宗就把他们限制在隔都中，阻隔接触。基督徒不许进他们的家门，他们的社会是另外一个社会。不过，隔都内的生活仍然有它的快乐和安慰。犹太人过着丰富的社区生活，他们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会堂、拉比和领袖，自己的争吵和胜利，他们自己的神启的仪式，指导着他们每一天和一年的每一个季节的日常生活。

但是，当法国军队散布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世俗的三位一体理论横扫欧洲大陆、掀翻隔都大门、用净化的火焰将它付之一炬时，犹太人也觉得新世界遥遥在望了。士兵来了之后，有时候基督徒邻居不安地观望着，犹太人则有的欣喜若狂，有的忐忑不安，开始试探着从世代居住的唯一世界中向外迈出一步。

这里记录的事件，一起组成了人们已经忘却的、宣告旧世界的灭亡的奇怪篇章，一八五八年开始于博洛尼亚，事实上，就是在那中世纪的鹅卵石街道和广场开始的。那时，教宗坐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王座上，法国军队在“永恒之城”——罗马的街道上巡逻。博洛尼亚三个最有权力的人中，两位是红衣主教：大主教，该城的精神领袖；红衣主教特使，教宗国的代表，世俗统治者；第三位是奥地利将军，他的部队（加上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要确保风雨飘摇的教宗政府不垮台。

将军的指挥总部正对面就是博洛尼亚著名的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圣人多米尼克就是在这里去世的，他的尸骨仍然被人们满怀崇敬地封

存在这里。由罗马的宗教裁判所派到这里来负责和异端邪说作斗争、捍卫信仰的宗教裁判官就住在这里。他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限制犹太人的法令的实行。

两个世纪以来，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们无须为犹太人操心，因为在一五九三年，教宗已经把这里和周围领土上的九百名犹太人全部驱逐走了。随着一七九〇年代法国的占领，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犹太人回来了，但是一旦教宗国恢复，他们的处境马上又变得微妙，他们住在城里的权利又不那么明确了。不过，到一八五八年，大约有两百名犹太人住在博洛尼亚，大部分是商人，他们为他们的家人安置了舒适的家园。教会当局对他们居住在这个从前禁止他们居住的城市抱有矛盾态度，而犹太人也丝毫不想引起注意，因此，他们既没有犹太会堂，也没有拉比。

和很多来自其他城市隔都的犹太人一样，摩莫洛·莫尔塔拉和玛丽安娜·帕多瓦尼·莫尔塔拉从附近的摩德纳公国搬迁到了博洛尼亚。他们、他们的孩子和信奉天主教的女仆住在市中心的一座楼中。他们寂寂无闻的生活马上就要痛苦地结束了。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入夜敲门声	1
第二章 教宗统治下的犹太人	15
第三章 捍卫信仰	30
第四章 绝望之日	44
第五章 犹太经文盒与十字架： 埃德加多前往罗马	59
第六章 慕道之家	76
第七章 父亲和圣父	88
第八章 教宗庇护九世	103
第九章 声讨教宗	115
第十章 女仆艳事	127
第十一章 阿拉特里插曲	143
第十二章 母子相见	154
第十三章 国际抗议继续蔓延	166
第十四章 教会反击	181
第十五章 原则问题	202
第十六章 摩西爵士前往罗马	230
第十七章 博洛尼亚的暴乱	246
第十八章 宗教裁判官被捕	262
第十九章 起诉宗教裁判官	279
第二十章 宗教裁判官受审	292

第二十一章	为宗教裁判官辩护	316
第二十二章	统治者的仪式	339
第二十三章	释放埃德加多的 新希望	352
第二十四章	埃德加多逃亡	365
第二十五章	佛罗伦萨命案	380
第二十六章	摩莫洛受审	398
结语		418
后记		423
致谢		431
档案来源		434
译后记		437

第一章

入夜敲门声

傍晚，响起了敲门声。这一天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二十三岁的女仆安娜·法奇尼走下楼梯，打开了公寓楼的大门。她面前站立着一名警察和另一个军人模样的中年男人。^①

“这是摩莫洛·莫尔塔拉先生家吗？”卢奇迪警官问。

是，安娜回答说，但莫尔塔拉先生不在家。他和他大儿子一起出去了。

两人离开后，她关上门，回到公寓里，将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告知她的女主人玛丽安娜·莫尔塔拉。玛丽安娜坐在客厅的桌子前忙着做针线，身旁是她的双胞胎女儿埃内斯塔和埃尔米娜。她的五个更年幼的孩子，十岁的奥古斯托、九岁的阿诺尔多、六岁的埃德加多、四岁的埃尔科莱和年仅六个月的伊梅尔达都已经睡下了。玛丽安娜本来就是个容易紧张的人，这会儿更是觉得，要是她丈夫在

① 6月23至24日事件经过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在ASB-FV中发现的有关1860年费莱蒂神父的审判记录。其他使用的资料有卢奇迪警官的记录，日期为1858年8月8日，不知何故，这份记录收进了ASCIR。（缩略字母所代表的档案类别参见附录。）

家就好了。

没过几分钟，她听见后楼梯上有脚步声，这后楼梯是从她邻居家通过来的。玛丽安娜停下了针线活，认真地听着。她的担心没错，果然有人敲门了。她走到门口，没有开门，只是询问是谁敲门。

“是警察。”有人回答，“让我们进去。”

玛丽安娜希望警察只不过是搞错了，不过她也不是真的相信警察搞错了。她告诉他们，他们几分钟前来过，现在只不过是在同一户人家的后门口。她心中暗暗祷告他们不知道自己刚刚来过这里。

“没关系，夫人。我们是警察，我们要进来。别担心，我们不会害你。”

玛丽安娜打开门让这两个人进来。她没有注意到别的罗马教宗特别警察，有的站在附近的楼梯上，还有的在下面的街上晃悠。

教宗特别警察分队的队长彼得罗·卢奇迪走了进来，后面跟着身着便衣的朱塞佩·阿戈斯蒂尼警官。玛丽安娜看见教宗国的警察深更半夜莫名其妙地闯进来，吓得惊恐万状。

警官本来就不喜欢这项任务，再看见眼前这个女人吓成这个样子，就想办法让她冷静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说他需要做些调查，请她列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单，从她和她丈夫开始，一直到她所有的孩子，从大到小，一个一个列出来。玛丽安娜开始发抖。

那个宜人的六月傍晚，摩莫洛和他十三岁的儿子里卡尔多一起，沿着博洛尼亚那著名的门廊往家里走来。到家时，发现门口有不少警察，很是惊奇。他快步走向自己家，发现警官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和他的妻子交谈。

摩莫洛进门时，玛丽安娜大声喊道：“听听这些人跟我们家要些什么！”

卢奇迪警官知道，自己最担心的情况就要发生了，不过，这下子多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可以和摩莫洛打交道了，摩莫洛毕竟是个男人。他又重复了一遍，说他奉命检查莫尔塔拉家都有些什么人。摩莫洛想知道这令人不安的问询究竟是什么缘故，却得不到任何解释，只好列数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八个孩子的名字。

警官在他的小卡片上核实每一个名字。验证了家里所有成员以后，他说，他现在想见见家里的每一个孩子。听到他这个要求，玛丽安娜先前只是害怕，现在则是恐惧了。

摩莫洛点出围在父母身边的里卡尔多、埃内斯塔和埃尔米娜，然后请求道，他别的孩子都睡下了，能不能不去打扰他们。

警官可能有点感动，但并没有改变主意，还是坚持要看其他孩子。莫尔塔拉夫妇只好领着两位警察进了他们的卧室，他们的三个大孩子和女仆跟在后面。卧室里，六岁的埃德加多睡在沙发床上。他的父母不知道，在警官带来的卡片上，埃德加多的名字下面划了一道杠杠。

卢奇迪请安娜把别的孩子带出房间。他们走后，他转向摩莫洛说：“莫尔塔拉先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被人出卖了。”

“怎么个出卖法？”玛丽安娜问。

“你的儿子埃德加多受洗过，”卢奇迪回答说，“我接到命令，要把他带走。”

玛丽安娜尖叫起来，她的尖叫在全楼回荡，在外面守着的警察